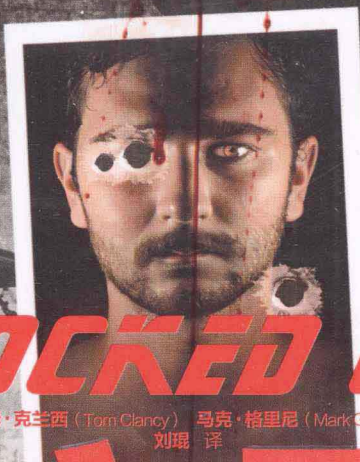


你不一定会成为思维缜密、行动力超强的特工，
却一定能从他们身上学到解决残酷现实中各种
令人头疼问题的技能

政治、阴谋、恐怖主义
爱国、机智、千钧一发



LOCKED ON

【美】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马克·格里尼 (Mark Greaney) 著
刘琨 译

锁定目标





[美] 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马克·格里尼 (Mark Greaney) 著
刘琨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锁定目标 / (美) 克兰西 (Clancy, T.), (美) 格里尼 (Greaney, M.) 著; 刘琨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书名原文: Locked on

ISBN 978-7-5404-6475-2

I. ①锁… II. ①克… ②格… ③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525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3-379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悬疑 / 军事小说

Locked On by Tom Clancy & Mark Greaney

Copyright © 2011 by Rubicon, Inc.

Maps by Jeffrey L. War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P. Putnam's Sons,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锁定目标

作者: [美] 汤姆·克兰西 (Tom Clancy) 马克·格里尼 (Mark Greaney)

译者: 刘琨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于向勇 康慨

特约编辑: 赵辉

文字编辑: 郑荃

版权支持: 辛艳 文赛峰

版式设计: 李洁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536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475-2

定 价: 3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第一章

俄罗斯人把他们的Ka-50武装直升机叫作Chernaya Akula，意为“黑鲨”。这还真是名副其实，因为这种直升机外表光滑，反应迅速，行动起来又灵巧又敏捷，而最重要的是，它能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猎物”干掉。

黎明前的海上浓雾中正现出两条“黑鲨”的身影，双双以二百节的速度穿透无月的夜空，在距离谷底最深处只有十米的高度飞行着。它们熄灭了外灯，就那样在黑暗中先后交错着急速前进。此时大地还在酣睡，两条“黑鲨”顺着山谷里的干枯河床，迂回靠近达吉斯坦西部离它们最近的主要村落阿戈瓦尼，此时它们距这个村子的西北部还有三十公里。

山里的稀薄空气被两架Ka-50直升机的共轴反转旋翼切得粉碎。它们这种独特的双旋翼设计打破了尾桨作为必要配置的说法，因此不但可以节省出更多的引擎动力用于推进系统，提高飞行速度，而且还使大家伙身上少了一个一旦被击中就会引发致命障碍的部位，让它没那么容易受到地面炮火的影响。

这种特质再加上另外两种锦上添花的配置——自动密封的油箱和由复合材料（其中包括凯夫拉纤维^[1]）制成的部分机身——让“黑鲨”成了一种异常坚实的战争武器，但跟其牢固性相比，它的杀伤力也毫不逊色。此刻两架直升机正向它们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的目标进发，每一架都满载着空地武器：机身下侧是

[1] 又称纤维B，是一种合成有机纤维材料，具有硬度高和重量轻的特点，强度是钢丝的五倍。——译者注



一门备弹量四百五十发的30毫米机炮，两个舷外吊舱里是四十枚80毫米无制导尾翼式火箭弹，两个舷外挂架上是十二枚AT-16制导空地导弹^[1]。

这两架Ka-50直升机都是夜间攻击型直升机，在漆黑一片的环境中也能够行动自如。当向目标靠近的时候，全靠飞行员的夜视装置、ABRIS^[2]移动地图显示器和前视红外雷达，才让它们既不至于碰到彼此，也不会撞上山谷两面陡峭的崖壁和身下起伏不平的地面。

领队的那个飞行员看了一眼到达目的地需要的时间，然后对着耳麦说了一句“Semi minute”，意思是“七分钟”。

他身后的“黑鲨”传来答复——“Ponial”，意思是“收到”。

在那个七分钟后就会变成一片火海的村子里，此时连公鸡都在沉睡。

村子位于一个到处都是岩石的半山腰上，房子簇拥而建，最中间的位置有一个牲口棚，是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的藏身之处，他躺在一张由稻草和羊毛毯铺成的床上，正打算入睡。他把头塞进外衣，双臂紧紧环在一起，抱住裹在胸前的装备。虽然浓密的络腮胡像绝缘层一样护住了脸颊，但露在外面的鼻尖却冷得刺痛；手指在手套的保护下倒还算暖和，但牲口棚里刮进的一阵过堂风猛烈得把他的袖子都吹到了胳膊肘。

纳比耶夫来自里海岸边的马哈奇卡拉市，是个城里人。别看他和人一起睡过牲口棚，睡过山洞，睡过帐篷，睡过露天的泥沟，其实他从小是在一片钢筋水泥的公寓里长大，有水有电，有卫生设施，还有电视，那些舒适的条件让此刻的他很是想念。然而，他还是把牢骚咽进了肚子里。他很清楚这种高山远水作业的必要性。不管喜不喜欢，他都要经常性地巡视和探访他的部队，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至少，他不必忍受孤独感。纳比耶夫无论去哪里都不会是一个人，此时和他一起在寒冷的牲口棚里打地铺的就有五个卫队成员。尽管伸手不见五指，但纳比耶夫听得见他们的鼾声，闻得到他们的体味，还有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枪油味道。另外五个跟他一路从马哈奇卡拉市过来的卫队成员要和当地的一半兵力在外面站岗。他们每个人都把步枪放在腿上，让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附近放一壶冒

[1] 苏联和俄罗斯自行研制并装备部队使用的第三代反坦克导弹，绰号“韭菜”。——译者注

[2] 高级动态地图系统。——译者注

着袅袅热气的茶。

纳比耶夫把自己的步枪放在了伸手可及的位置，因为那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他带的是AK-74U，这是身经百战且威力强大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小口径化的一个型号。趁着翻身侧躺来躲避过堂风的机会，他伸出一只胳膊，用戴着手套的手够到了塑料枪把，把那个武器拉近了些。他又这样烦躁不安了一会儿后，就翻身回去继续仰卧。这样脚上绑着靴子，腰上缠着手枪皮带，上半身裹着装满弹匣的胸式安全带，要能觉得舒服才是见鬼了呢。

而且，让他难以入眠的不只是这个牲口棚和他身上的装备，还有担心遭遇偷袭的感觉在不断咬啮着他。

纳比耶夫很清楚，自己是俄罗斯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们说他是反抗运动的未来。他是他的人民的未来，是达吉斯坦的未来。

纳比耶夫是莫斯科的头号攻击对象，因为他几乎把整个一生都用来对抗俄罗斯人。他从十一岁就投入战斗。1993年他只有十五岁的时候，就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杀了第一个俄罗斯人。自那以后，他在格罗兹尼^[1]、第比利斯^[2]、茨欣瓦利^[3]和马哈奇卡拉又杀了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

如今，未满三十五岁的纳比耶夫在达吉斯坦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教法社团担任着军事作战指挥官一职，听命于他的战士来自四面八方，东至里海，西至车臣、格鲁吉亚和奥塞梯，所有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驱逐侵略者——而并肩战斗。

真主保佑，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很快就会联合起高加索地区的所有组织，看着他的梦想成为现实。

正如俄罗斯人所说，他是反抗运动的未来。

这一点他的人民也心知肚明，所以他的苦日子才不那么难熬。卫队的十名士兵和阿戈瓦尼当地组织的十三名战士中无论是谁，都会心甘情愿地为纳比耶夫献出生命并以此为傲。

为了躲避过堂风，他又翻了个身，同时调整了一下步枪的位置，好让自己找到一些舒适的感觉——尽管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拉起羊毛毯盖住肩膀，然后把

[1] 车臣共和国首府。——译者注

[2] 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译者注

[3] 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南奥塞梯共和国首府。——译者注



因此而沾在胡子上的稻草掉了下去。

唉，好吧，他心里暗暗想着，希望天亮之前他的这些手下都不必为他献出生命。

一只公鸡在山腰上居高临下地给这个村子报晓的时候，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个俄罗斯人正趴在距离公鸡几米远的杂草丛中跟人通信，结果被那只“大鸟”的报晓声打断。他等公鸡发出第二声和第三声啼鸣后，才把嘴唇重新对准胸式安全带上的无线电通信设备：“阿尔法小队请注意，我们已经看到你们，马上

就会经过你们的位置。”

他没有得到口头回复。为了能看到目标，狙击小组已经被迫来到一个煤渣砖砌成的窝棚附近，隐蔽在它十米长的墙身内，锁定距此一百米处的目标。正是由于距离敌方太近，所以他们不能讲话，就连小声说话都不行。观瞄手^[1]只是按了两下通信钮，传回两个咔嚓声，以确认自己从耳机里听到了阿尔法队员的信息。

在陡峭的山腰上，比观瞄手更高的位置有八个人，他们在听到两次咔嚓声后，开始在黑暗中慢慢靠近过来。

这八个人和狙击小组里的两个人都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职业军人。确切地说，这个小队从属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别行动中心的阿尔法特种部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阿尔法小队是俄罗斯所有特种部队中最精锐的力量，特别擅长反恐行动、人质解救、城市突击和其他一系列以命相搏的行动。

除此以外，这支阿尔法小队的所有人都是登山能手，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超过突袭本身需要的山地训练内容，因为他们身后正北方向的山峰要比山谷里的这些小山高得多。

然而，让他们成为执行此项任务理想人选的主要还是另外的训练内容，比如枪击、白刃、肉搏、爆破。被选入这支阿尔法小队的人都是顶级杀手，来去无声，擅长夜间行动。

这些俄罗斯人在黑暗中缓慢前进，尽管他们的身体已经在长途跋涉中饱尝艰辛，但每一处感官都还在保持警觉。潜入的过程无惊无险。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向目标进发的路途中，他们鼻子里闻到的只有森林的气味，眼睛里看到的只有各种动物，其中有在草场上站着打盹儿或自顾自吃草的奶牛，有箭一般在树丛中穿梭来去的狐狸，甚至还有在险峻隘口的岩石高处蹦跶的北山羊。

阿尔法小队对达吉斯坦并不陌生，但相较之下，他们在附近的车臣行动更为频繁，因为说实话，车臣比达吉斯坦有更多的恐怖分子需要消灭，车臣的行动地点更多的是在大山和森林里，而达吉斯坦重大冲突的发生地则更多是在城里，但今晚的突袭目标却打破了这种差异。那是一片盖得密密匝匝的民宅，周围是树木茂密和岩石遍地的山坡，中间被几条灰土路分割开来，每条路的中间都有一条排水沟，以便让雨水排入山下的河流。

离此地还有一公里的时候，士兵们就卸下了装有三日补给的行军包，把身上

[1] 狙击小组一般由两人组成，一个是狙击手，一个是观瞄手（也作观察手）。——译者注



的地方都腾给了打起仗来用得上的工具。此刻他们静默无声地移动着，匍匐穿过了村子上方的一片草场，然后两人一组地穿过一个畜栏。待经过村边的狙击小组后，他们开始飞一般在建筑物间穿梭：一个饲料棚，一个附属建筑，一个单户住宅，然后是一个烧结砖加铁皮盖成的拖拉机棚。每个人在前进的过程中都借助夜间观察装置留意着每一个角落、每一条马路和每一扇漆黑的窗户。

他们带的是AK-105步枪，胸挂的弹袋里还额外装了数百发5.45×39毫米弹药，那种其貌不扬的胸挂能够让他们平趴在地面上，躲过哨兵的眼睛和敌人的炮火。他们的外衣和防弹背心都是绿色的，如今已经被泥渍和草汁染得脏兮兮的，而且还被融化的雪水和他们自己的汗液弄得湿漉漉的——虽然室外气温很低，但如此的体力活动却让他们大汗淋漓。

他们腰间的枪套里装着俄罗斯制点40口径的MP-445瓦雅格手枪。有几个人还带了点22口径的消音手枪，能无声地射出一枚警告式的45格令空心弹，给那些看门狗的脑袋上来这么一下后，它们就安静了。

他们找到了目标的位置，并且看到牲口棚前移动的人影。那是哨兵。附近的房子里还会有其他人，尽管在凌晨这个时候维持警觉性很难，但他们一定有人是醒着的。

俄罗斯人围绕目标排列成一个大大的弧形，先是抱着步枪以肘部匍匐前进了一分钟，然后又跪爬了两分钟。这时候一头毛驴躁动了起来，还有一只狗和一只羊叫了起来，但这些对乡村的清晨来说再正常不过。最后，八名士兵以两人一组，一共四组的阵型围住了牲口棚的后方，为他们的俄罗斯产步枪安排了有利的射击位置，每个枪头还都装配了一个美国光电技术公司生产的激光全息瞄准具。这些人全神贯注地盯着红激光瞄准具光环，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们是盯着红激光瞄准具光环内的每一块玻璃、每一扇门或每一条过道。

接下来的那一刻，也就是在那一刻，行动组长对着无线电通信设备低声说：“就位。”

如果这是一次打击恐怖分子根据地的常规行动，那么阿尔法小队就会开来巨大的装甲人员输送车或直升飞机，在以无数火箭弹轰炸村子的同时，阿尔法小队成员会从车里跳出来或从运输直升机上顺着绳梯下到地面上投入战斗。

然而这次不是常规的打击行动，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尽量活捉目标。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情报说，他们追捕的这个人知道达吉斯坦、车臣和印古什所有“圣战”领袖的姓名、所在地和从属关系。如果能抓住他并且得到他掌握

的所有有用情报，那么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能给他们一次彻头彻尾的致命打击。为此，在黑暗中蹲伏于目标建筑物后方二十五米处的这八个人要起到围追堵截的作用。袭击部队还在来这里的路上，他们同样要靠步行从西边穿过山谷。如果现实情况和行动计划没有太大出入，那么袭击部队就会把目标引入设在牲口棚后面的陷阱。

阿尔法小队认定这次行动计划很有希望成功，这个判断是基于他们对高加索地区战术的了解。他们认为，一旦被大批兵力伏击，领袖人物就会逃跑。虽然达吉斯坦和车臣的人并不是胆小鬼，绝对不是，他们的勇气和胆量毋庸置疑，但他们的领袖对他们来说胜过一切。到时候步兵会利用附属建筑物和沙袋掩体跟袭击部队展开激战。他们的人单枪匹马就可以牵制住整个袭击部队，让他们的领袖和领袖的贴身卫队有足够的时间逃入易守难攻的大山里，那些人对这些大山的了解程度可能丝毫不亚于他们对自己爱人身体的了解程度。

所以负责拦截的这八个特种兵在守株待兔，他们控制着呼吸和心跳，准备一举抓获目标人物。

参加这次任务的每个特种兵都在防弹衣袋里装了一个米黄色的塑封卡，里面是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的照片。

被这些俄罗斯特种兵抓住，并且长一张和他们搜捕对象照片一样的脸会很倒霉。

但是被这些俄罗斯特种兵抓住，并且长一张和他们搜捕对象照片不一样的脸会更倒霉，因为这些俄罗斯人只需要这个村子里的一个人活着。

第二章

狗是最先做出反应的。有一只高大的高加索牧羊犬带头吠了一声，然后整个村子的动物都加入到大合唱中。特种兵已经用化学品和可以罩住体臭的银纤维内衣掩盖了他们的气味，所以那些狗并不是嗅到了俄罗斯人的存在，实际上，它们是感知到了俄罗斯人的动作，才开始集体狂吠，结果倒是让它们免受了点22口径手枪的那一下。

牲口棚前面的达吉斯坦哨兵环顾着四周，其中有几个人不耐烦地晃了晃手电筒，还有一个人呵斥着想让那些动物闭嘴。但是当犬吠声变成了经久不息的大合唱，而且有几只动物开始咆哮的时候，哨兵们站住脚步，并把步枪举了起来。

就在那一瞬间，直升机旋翼的轰鸣声充斥了山谷。

纳比耶夫本来已经睡着了，如今却在还没完全清醒的时候就站了起来，而且在还没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声音把他吵醒的时候就行动起来。

“俄罗斯直升机！”有人喊道，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因为纳比耶夫能听到响彻山谷的旋翼轰鸣声，而在这个地方有直升机的除了俄罗斯人，再没旁人。纳比耶夫知道他们的逃跑时间不多，于是立即下达了命令。他的卫队队长冲着无线电通信设备大吼着，命令阿戈瓦尼组织的人立刻拿着火箭助推榴弹发射器到室外阻击向他们靠近的飞机，然后又吩咐两名司机马上把他们的皮卡开到牲口棚的前门。

纳比耶夫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他打开短管型AK步枪的保险，平举着向牲口棚的前面移动。他知道直升机的声音还要在山谷里回荡一会儿，俄罗斯人才会真的来到他们上空。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在躲避俄罗斯的直升机，所以对它们的

威力和弱点了如指掌。

半分钟后，第一辆皮卡开到了牲口棚前。外面的一个卫兵打开乘客位置的车门，然后跳上后面的车斗。接下来又有两个人打开牲口棚的前门，两门间距不超过二十英尺。

纳比耶夫是第三个走出门的人。他在清晨的空气中刚刚迈出两步，附近就响起了轻武器开火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自己在黑暗中盲目开枪，但溅到他脸上的一片温热潮湿的鲜血驱散了他的这种想法。是一个卫兵被击中了，他喘息着倒下去的时候，受伤的胸膛血花四射。

纳比耶夫蹲下身子继续向前跑，但更多的枪声响起，撕扯着皮卡的金属和玻璃。他发现由此向山上大概二十五米的位置有一个锡皮窝棚，它旁边的马路上有个枪口闪着火光。站在皮卡车斗里的那个人还击了一枪，然后从侧边翻身下车，就势滚到马路中间的泥沟里。炮火还在继续，纳比耶夫通过枪声辨认出那是几支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一挺俄罗斯PPM轻机枪。在他转回身的工夫，铜弹打在牲口棚石墙上飞起的碎屑喷了他满头满脸。他蹲下来，冲到卫队中间，把他们推回到牲口棚里。

他和另外两个人在漆黑的牲口棚里奔跑，他们推开拴在西边墙上的两头毛驴，打算取道一扇大窗户，但一声炸响让他们停住了脚步。纳比耶夫从他手下的身边跑开，来到石墙边，通过一个宽大的裂缝向外看去——就是从这个裂缝刮进来的过堂风折磨了他一整个晚上。村子高处，山谷上方，有两架悬停的武装直升机已经就位。它们的轮廓简直比漆黑的夜空还要漆黑，直到又一轮火箭弹齐射，才照亮了那两个金属怪兽的样子。数道火焰争先恐后地冲向村子，向西一百米处的一座房子被这几次地动山摇的爆炸震得摇摇欲坠。

“是‘黑鲨’！”他对屋里的人喊。

“后门！”他的一个手下边跑边喊道，于是纳比耶夫跟了上去，不过他马上想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应该会被包围。现在的事实明摆着，俄罗斯人爬了几英里路来突袭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在如此大费周章之后单单忘记切断他的后路。然而他别无选择：下一轮齐射的火箭弹会炸掉这个牲口棚，让他和他的手下在粉身碎骨之前，连带几个异教徒殉葬的机会都没有。

当山上的枪击开始，两架“黑鲨”就位，并开始把火箭弹吊舱里的“死亡种子”向下投撒的时候，牲口棚后面的俄罗斯人始终静悄悄地埋伏在那里，两人一



组，一共四组地耐心等待着。

阿尔法小队已经安排了两个人在他们的六点钟方向把关，防止“圣战”队员或武装平民穿过村子往山上来，但肩负这项职责的两人小组并没有留意到，最东边两个特种兵的东南方向有一个煤渣砖砌成的小窝棚，从它敞开的一扇黑漆漆的窗子里，一支手动枪机探出了头，对准了离得最近的那个俄罗斯人。就在牲口棚的后门被打开的时候，手动枪机响了。阿尔法小队的那个人被打中了后背的钢板，子弹一路穿透了他的胸膛。他的搭档闻声转向敌人藏身的方向，对着煤渣棚开了火，于是正打算从牲口棚后门逃跑的反叛分子在那一瞬间得到了提示，知道他们正要落入一个圈套。来到牲口棚后面空地的五个达吉斯坦人全都把手指扣在扳机上，一边跌跌撞撞地穿过门口，一边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左右扫射，黑暗中，他们的子弹密密麻麻地打在了面前的每一样东西上。

一枚7.62毫米的跳弹先是落在特种部队一个军官面前的石头上，然后迸出一大块滚烫变形的铜碎片，结结实实地射进了他的咽部，穿透了他的喉结，又切断了他的颈动脉。他握住自己的脖子向后倒去，身体因为临死前的痛苦而不断扭动着。当更多的“圣战”队员从石砌牲口棚的门里拥出来时，抓捕任务的所有伪装都不复存在，那名军官手下的特种兵开始向马路上的恐怖分子展开了猛烈还击。

俄罗斯人开始射击的时候，纳比耶夫的卫队队长用身体掩护了他，而且在做出这个举动的那一刹那，他就被击中了，身体被5.45毫米口径的子弹打成了筛子。还有几个手下也倒在了纳比耶夫四周，但由于这位领袖要想尽一切办法逃走，所以整队士兵还在开火顽抗。纳比耶夫突然猛地侧躺在地，在灰土中翻滚着身体离开了牲口棚的后门，然后他爬起来，用AK-74U向黑夜一阵狂射。他一边沿着牲口棚的围墙奔跑，一边清空弹匣，然后翻进了两个长长的锡皮储物房之间的漆黑通道。他觉察到自己现在是一个人，但他并没有为了四下查看而放慢他惊人的冲刺速度。他只管一路跑下去，而让人惊奇的是，扫平他手下的枪林弹雨居然没有伤他分毫。在逃跑的过程中，他的身体撞到了两边的锡皮墙，于是脚步又踉跄起来。他盯住前方二十米处的通道出口，双手费力地从挂袋中取出新的弹药。他的步枪刚刚以全自动模式射出三十发子弹，所以枪管已经变得烫手，在凛冽的清晨散发出阵阵热气。

当纳比耶夫装好弹药并把卡拉什尼科夫步枪的拉柄拉到后面时，身体第三次失去了平衡。这一次他差点就跪倒在地，步枪也险些从戴着手套的手里甩出去，不过他还是抓住了枪身，恢复了步伐。到了锡皮储物房的边缘处，他停下来四处

看了一眼，没发现什么人。身后自动步枪的火力仍在继续，直升机投下的火箭弹炸在山坡上，发出阵阵巨响，冲击着山谷两边的崖壁，然后又被弹开，每一次火箭弹齐射造成的声波在村子里来来回回，都会无数次折磨他的耳朵。

他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在胸式安全带的肩部衬垫上，里面传出自己人在这里相互喊话的粗声大气。他顾不得那些信息，只是继续奔跑。他进到山腰低处一个着了火的砖房里。这家只有一间屋子，俄罗斯人的一枚火箭弹炸穿了它的房顶，屋里的东西烧的烧，焦的焦。附近应该还有一些尸体，但是他并没有慢下脚步来四处查看，而是继续向前跑着，他的目标是一扇敞开的后窗，一到那里他就跳了出去。

翻窗子的时候，拖在后面的那条腿在窗台上卡了一下，于是纳比耶夫大头朝下地摔到了外面。他再一次使尽全身的力气站了起来，在过去这三十秒内，他一共跌跌撞撞了四次，不过这都算不了什么。

直到又一次摔倒。

他正跑在距离石砌牲口棚一百米远的一条笔直的灰土路上，突然右腿一软，整个人摔了个大跟头——一个十足的前滚翻，最后他仰面朝天躺在了地上。其实在牲口棚的时候他就已经被俄罗斯人击中，只是由于没感觉到疼痛，所以一直都不知道。但是当他再一次想要爬起来时，按在腿上的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感觉到滑溜溜的。他向下看去，只见破开的棉花上有一个不规则的小洞鲜血直流。正前方一辆皮卡燃烧的火光把他的血照得微微发亮，让他定睛看了好一会儿。伤口是在大腿上，膝盖正上方，泛着光的鲜血染透了迷彩服裤子，并且一直流到了他的靴子里。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反正他又站了起来，并且用步枪当拐杖，试探性地向前迈了一步，然后就发现自己被笼罩在一片白光中，那是他此生见过的最刺眼、最炙热的白光。光束来自天上，是距离他头顶两百米的一架“黑鲨”的探照灯。

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知道，如果Ka-50直升机用一束光瞄准了他，那么一定也用一门30毫米机炮瞄准了他，而且他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成为一名殉道者。

这让他充满了自豪感。

他发出欢呼，准备举枪对准那条“大黑鲨”，但一支AK-105的枪托从后面给他头上重重来了一下，于是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的整个世界都成了漆黑一片。

他被痛醒了。是头痛，大脑深处的一种钝痛和头皮表层的一种锐痛。他右腿的绷带一直缠到了大腿根，止住了伤口的血。他的手臂被反绑在身后，肩膀感觉就要断了。他的两只手腕被冰冷的手铐锁在了一起。有几个人一边嚷嚷着一边摇



晃他，然后猛地拉他站起来，把他摁到了一面石头墙上。

一支手电筒照上他的脸，他扭头避开那道强光。

“他们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灯光后的一个声音讲着俄语，“把他们一字排开。”

借手电筒的光，他看出自己还在山上的村子里。远处不断响起零星的枪声，那是俄罗斯人在扫荡。

另外四个从火并中幸存的“圣战”队员也被挨着他摁在了墙上。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对俄罗斯人要做什么心知肚明。这些特种兵奉命活捉他，但他们长着络腮胡的脸上满是灰尘和汗水，再加上天还没亮，光线不好，所以俄罗斯人没那么容易认出他们要找的人。纳比耶夫左右看了看其他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他的卫队队员，还有两个是阿戈瓦尼组织的成员，不过他不认识。他们都像他一样留着长长的头发和一脸黑色的络腮胡。

俄罗斯人让他们五个人肩并肩站好，背靠着冰冷的石头墙，还用几支步枪的枪口对着他们，逼他们就范。阿尔法小队的一个人用一只戴了手套的手揪住第一个达吉斯坦人的头发，让他的脑袋高高扬起；另一个人用手电筒照着那个“圣战”队员的脸；第三个人则把一个塑封卡举到反叛分子的脸边，卡里是一个大胡子男人的照片。

“不是。”小队中有人说。

一支点40口径瓦雅格手枪的黑色枪管毫不迟疑地出现在灯光中，扳机被扣动了。伴随着一道火光闪过，还有一声枪响在窄道里回荡，那个络腮胡恐怖分子的头猛地向后一仰，整个人就颓然倒地，只留下身后墙上的一片鲜血和碎骨。

塑封照片被举到了第二个反叛分子旁边。他的头也被高高掀起，露出他的脸。他斜视着手电筒的白光。

“不是。”

半自动手枪出现，打穿了他的前额。

第三个络腮胡的达吉斯坦人是纳比耶夫。有一只戴了手套的手扯开盖住他眼睛的打结的头发，擦去他脸上的尘土。

“不——好像是他，”那个声音说，然后又说，“我觉得是。”在停顿了一下后，那个声音问：“伊斯拉皮尔·纳比耶夫？”

纳比耶夫没有回答。

“没错……就是他。”手电筒被放下去了，然后一支步枪被举起，对准了纳

比耶夫左边的两名“圣战”队员。

兵！兵！

那两个人猛地向后撞到墙上，然后向前倒在了纳比耶夫脚边的泥土中。

纳比耶夫靠墙独自站了一会儿，然后就被人抓着后颈，拖向山谷低处的一个奶牛牧场，那里停着一架直升机。

此时两架“黑鲨”还悬停在半空中，它们的机炮时不时地发作一下，把房子炸毁，把人畜之类的炸死。这工作还要再进行几分钟。他们不会把留到最后的生命一个一个地杀死——那会让它们耗费计划外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它们要尽量有条不紊地摧毁这个藏匿过达吉斯坦反抗运动领袖的村子。

那些人把被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的纳比耶夫带到了山下的一架Mi-8运输直升机上，它飞速转动的旋翼轰隆作响。士兵们让他在一张长椅上落座，并把他铐在了机身的内壁上。有两个戴着黑色滑雪面罩的脏兮兮的阿尔法小队队员一左一右地把他夹在中间。他向敞开的舱门外望去。那里，天光刚刚开始照亮山谷里烟雾弥漫的空气，特种兵们把纳比耶夫那些牺牲同志的尸体一字排开，用数码相机拍下他们的脸，然后用纸和印泥留下他死去战友的指纹。

Mi-8直升机起飞了。

纳比耶夫右边的那个特种兵凑到他耳边，用俄语喊道：“他们说你是你们这场运动的未来，而你却刚刚成为历史。”

纳比耶夫笑了一下，被特种部队的队长看了个正着。他用步枪捅了一下这个穆斯林的肋骨。“有什么好笑的？”

“我在想我的人民会用尽各种办法来救我回去。”

“也许你说得对，也许我应该干脆现在就杀了你。”

纳比耶夫又笑了一下。“现在我在想我的人民会用尽各种办法来纪念我。你们赢不了的，俄罗斯大兵，你们赢不了。”

那个俄罗斯人的蓝眼睛射出愤怒的目光，穿过滑雪面罩的眼镜片，在纳比耶夫身上停留了许久，这时候Mi-8已经到达了安全高度。终于，他又用步枪在纳比耶夫的肋骨上狠戳了一下，然后耸耸肩，向后靠在了飞机内壁上。

当直升机飞出山谷，开始向北进发的时候，它下面的村子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第三章

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市，总统候选人约翰·帕特里克·瑞恩独自站在一座高中体育馆的男士衣帽间里。他的西装外套挂在旁边一个旋转衣架的挂钩上，不过除此以外，他穿戴得相当整齐：一条深紫红色的领带，一件稍微浆洗过的淡黄色法式衬衣，一条熨烫过的炭黑色西裤。

他喝了一小口瓶装水，然后把手机放到耳边。

这时响起了一下轻轻的、几乎带些歉意的敲门声，接着门被突然打开。一个戴着耳麦的年轻女人探身进来，就在她身后，瑞恩看到了特勤局里他最倚重的特工安德里亚·普莱斯·欧岱的左肩。周围还有其他人，挤满了那条直通到体育馆的走廊，此时的体育馆已经人山人海，一群声音沙哑的人在欢呼和鼓掌，扩音喇叭里的浑厚音乐声震耳欲聋。

那个年轻的女人说：“总统先生，我们已经准备好，只等您。”

瑞恩礼貌地笑了笑，点头道：“马上到，艾米莉。”

艾米莉的头缩了回去，门也关上了。瑞恩的手机还举在耳边，他听着儿子的录音：“嘿，你拨通的是小杰克·瑞恩的电话。你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然后就是电话的嘟嘟声。

瑞恩用一种轻快的语调掩饰着自己的真实心情。“嘿，伙计，就是打个招呼。我和你妈妈通过话，她说你很忙，本来约好今天中午和她吃饭，现在也要取消了。希望你一切都好。”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拿起电话，“我现在在卡本代尔，今晚过会儿要去芝加哥。我会在那儿待一整天，然后明天晚上跟妈妈在克利